

特别推荐

白山黑水铸就铁血忠魂

刘小兵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伴随着《智取威虎山》的铿锵唱词，郑重翻开《热血：东北抗联》(李发锁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这部纪实小说，随着那简洁、精练的文字，一幕幕抗联英雄们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悲壮场景，如过电影般一一辉映在眼前。油墨香里，一股浓郁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穿越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报国信念油然在心中升腾回旋。

本书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党组织为开端，不仅详细介绍了东北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还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奋勇杀敌的战斗场景。从北大营袭击中少数爱国将士、军警自发抵抗，到马占山将军集结各路人马有组织的江桥抗战；从东北各界群众自发组织起山林队，到中国共产党团结各路抗日武装，最终汇集成东北抗联这支抗战洪流，中间的迂回曲折，都被作者书写得荡气回肠。透过这本纪实与文学手法并用的抗战作

品，我们看到了在茫茫雪原里，在十倍甚至百倍于我方的日军围追堵截下，在既无粮草又缺枪少炮的困境中，那些视死如归的抗联将士们，怀着强烈的家国仇恨，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

本书既有对当年抗联历史客观公正的回顾，也有对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细节性描写。如对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剖析，以及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缘由等等，都在深挖史料中，给出了公允的评价。这样便增强了广大读者对相关事件和人物的进一步了解，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感和现场感。加之作者在构思这部作品时，恰当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如通过人物间的对话、行动以及心理的刻画等，立体式地写活了史实，这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全景式地了解抗联的征战历程。

本书最大的亮点，是集中塑造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抗联英雄群像。不仅写他们的民族担当，细说他们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坚定执行党的战略部署，到最

终取得抗战胜利，还用白描式的手法，着重刻画了他们大智大勇领导抗联将士与日军周旋，以及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如何避实就虚、痛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历程。抗联将士们的卓著表现，集中展现了中华儿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和民族精神。回溯那段峥嵘岁月，抗联英雄们用铁血忠魂铸成了不倒的万里长城，用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和安宁。他们的光辉事迹，不仅在《热血：东北抗联》里长存，也时时激励着我们，为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中国而不懈努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捧读《热血：东北抗联》，不仅是为了缅怀抗联将士们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更是为了警示后人，当以史为鉴，只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愤图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富有而强大，繁荣和安宁才会有坚实的保障。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深度解读

探求艺术家的生存实相

董江波

在机械复制时代与手工文明的碰撞带上，王秀琴的短篇小说《出尘》(刊发于《当代小说》2025年第7期)以太行山麓为幕布，用斧凿声书写了一部关于艺术执着者的酣畅叙事。

小说以根雕艺人常有根的痴迷为叙事核心，将黄土高原的粗粝质感与现代艺术的精微追求熔铸成一部关于精神原乡的寓言。小说开篇即掷下一枚深水炸弹：“人生在世，总得痴迷点什么。”这看似轻巧的宣言，实则暗含了艺术家与世俗世界永恒的对抗。老常对树根的痴迷，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迷恋，更是一种精神皈依的需求。当他在废弃的树根中看到“虎、狼、象、猴”的形态时，实则是在自然的残骸中重构生命的图谱。这种重构超越了传统手工艺的范畴，成为一种自我确证。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福地洞天”“世纪之吻”等根雕作品，既是具象的艺术符号，更是精神境地的隐喻。作者巧妙地将根雕的“去皮、定型、打磨”过程与主人公的精神蜕变对应：老常剥去的不仅是树皮，更是世俗规范的桎梏；他打磨的不只是木质肌理，更是对生命本真的追索。

作家王秀琴在慢条斯理的讲述中，为我们层层剖开了艺术家的生存

困境。老常的“守财奴”标签，本质上是艺术伦理与市场法则剧烈碰撞的产物。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艺术品的“价值”被粗暴简化为货币符号，而老常“像抱着刚出生的娃娃”般守护根雕作品的姿态，恰是对这种异化的无声抵抗。

小说题眼“出尘”二字，指向艺术家在精神超越与现实沉沦间的摇摆。老常的“束发髻”“挽胡须”等身体符号，暗示着对世俗身份的主动剥离，但其艺术实践始终无法逃离物质世界的引力场。作家王秀琴在此展现了娴熟的叙事平衡能力：她既让主人公在火海中实现“与根雕包浆”的形神合一，又让其最终走向展销会、购置商品房，完成对世俗价值的有限妥协。这种充满张力的结局，恰是当代艺术家的生存实相——他们必须学会在商业与纯粹、出世与入世、个体表达与大众接受之间平衡。

作为山西籍作家，王秀琴在《出尘》中展现出强烈的在地性书写特征。火柴厂的百年兴衰史与根雕艺术的微观叙事交织，将三晋大地的工业记忆转化为文化寓言。那些“滴洒磷灰的鞋面”“猪耳朵烟叶”等细节，如同镶嵌在文本中的文化密码，让文本始终弥漫着山西陈醋般的醇厚气

息。但作者并未沉溺于地域性叙事，而是通过根雕作品的艺术价值实现了审美超越——当“世纪之吻”漂洋过海参展时，黄土高原的野性生命力获得了世界性的艺术认证。

语言风格上，作家创造性地融合了山药蛋派的质朴与现代主义的隐喻。诸如“树的老泪”“活水般的痴迷”等意象，既保持着民间叙事的生猛力道，又闪烁着诗性智慧的光芒。

《出尘》在完成精神突围的同时，亦暴露出创作维度的某种失衡。作者对匠人精神的礼赞过于浓烈，导致次要人物沦为功能化符号——妻子的埋怨、儿子的质问始终悬浮于叙事表层，未能形成立体的人性光谱。在现实与艺术的二元对立中，小说选择用火灾、盗窃等戏剧冲突推动顿悟，削弱了日常经验对精神蜕变的滋养力量。而在语言实验层面，晋中方言与现代主义隐喻的熔铸偶现裂痕。这些创作瑕疵，恰是当代乡土写作困境的微观投射——如何在叩击大地时不忘仰望星空，仍是亟待突破的艺术天问。

但瑕不掩瑜，《出尘》的出现，恰似老常手中那些沉默的树根，提醒着我们：真正的艺术，是带着泥土与血痕的生命重奏。

生活不必匆匆忙忙，呷一口茶，日子就宽了。

在现代社会的浮华喧嚣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友人王振合作的随笔集《放宽心，吃茶去》(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为读者提供了一处宁静的精神栖息地。这部作品以散文、诗歌、摄影相结合的形式，记录下日常生活的点滴美好，引领我们走进一个更为宽广、从容的世界。

书名《放宽心，吃茶去》源自莫言创作的诗句“放宽心境吃茶去，大义微言梦里寻”。这一书名本身就传递了全书的主旨：接受生活中的不如意，调整心态，寻找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莫言在书中关注生活中琐碎的快乐，从细微处捕捉生命的闪光点。在山东胶州的土地上，他学习用拖拉机割玉米，面对机械化劳作的高效，他感叹道：“弯着腰的痛苦，只有弯过腰的人才知道，而直起腰来的幸福，也只有弯过腰的人能体会。”这种对劳动的直接体验与思考，体现了莫言对生活的把握。

《放宽心，吃茶去》记录了莫言国内外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思，形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在英国参观狄更斯故居时，他手书了狄更斯的名言：“人要像牡蛎一样，神秘、自给自足而且孤独。”这句话揭示了孤独的深刻价值——它是自我反思和成长的重要机会。

我的阅读

茶碗一倾天地宽

贺源

在希腊阿波罗神庙前，莫言沉思着古希腊先哲们的三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承诺会带来痛苦。”这些古老的智慧如今依然闪耀着光芒，指引着我们在复杂世界中寻找平衡与自知。

书中传递的一个重要理念是：放下对结果的执着，珍惜过程本身。

莫言在颐和园拍月时未能如愿，却没有纠结于遗憾，而是写下了“钓来东海一轮月，照我蹒跚夜路行”的诗句。这种将遗憾转化为诗意的能力，正是“放宽心”的智慧体现。

《放宽心，吃茶去》首次收录了莫言日常生活的摄影作品，全彩四色的内页设计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书中摄影作品与文字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共同构建了更为立体的叙事。

《放宽心，吃茶去》最终告诉我们：生活的美好不在别处，就在当下。

莫言说：“就像猎人打猎，不一定每天都有收获，但过程本身就有意义。”这句话揭示了生活的真谛——价值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过程中的体验与感悟。

这本书邀请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中细微之处的快乐：看一朵花开，听一阵鸟鸣，或者感受一缕微风的轻抚。“吃茶去”呼唤的，是每一个平凡人生中，那些主动为自己切割出的“宽心时刻”。

《放宽心，吃茶去》是一部治愈现代人精神焦虑的生活启示录。它告诉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且闲且停”的智慧，让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都能被我们用心感知。茶碗虽小，一倾之间，天地自宽。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湍流中，学会为自己沏一盏茶，以豁达之心，为每一个微小的“此刻”举杯。

